●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總局註冊包括對外發送之報紙

晶報

第一百七十七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癩疥瘡乾瘡濕瘡等症此藥擦之定痛內服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愈每人收藥水洋一元不好還洋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匯寄費加一郵票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寶興里舉玉芳一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大喜香烟

大喜香烟 風行有年 物質優美 世莫與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製 冬春煙鏡圖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稱許歐美前清學部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傾賜匾額宏獎推許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請看！！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俄國發生絕大的影響，便是在世界上也發生絕大的影響。表現一國的民性，表現一國的思想精神的，就是文學。諸君要明白俄國的國民性，要知道俄國的思想精神，不可不看俄國的文學；要看俄國的文學，不可不看俄國名家的短篇小說集。本社特請耿匡、沈穎等九位譯成俄國名家短篇小說五十餘篇，約八十萬言，從普希金（Pushkine）到柯勒克共二十九人（如哥郭里 Gogol、屠格涅甫 Turgenieff、托爾斯泰 Tolstoy、柴霍甫 Tchehoff、高爾基 Gorky 等）都在其內，將俄國文學有系統的介紹。全書計分四集，每家各附有肖像和小傳，先行出版第一集。凡留心俄國文學的人不可不讀，凡留心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竊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錄寨婦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崗兵 萬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濟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現已付印期六月底出版洋裝一厚冊定價大洋七角預約售價大洋四角本京郵費二分外埠郵費四分預約期間至六月底截止寄信預約以郵戳日期爲準預約者從速購者亦多以第二三四集出版期另行預告

又鄭振鐸君編俄國文學史可作讀俄國文學的嚮導亦不日出版

北京梁家園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啓

却病延壽種玉膏

有病可以除病 無病可以強身 乏嗣可以得子

此膏專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壯陽固腎止洩補精聰耳明目鬚利止瀉凡小腸痛氣男女五勞七傷肝胃氣痛肚腹疼痛風火牙痛以及三十六種喉症三七十二種眼科偏頭痛痰陰瘡疾與哮喘咳嗽濕痰寒氣痞塞及瘋癱痰核串指腳氣及各種瘰癧各種腸癰症並中風骨節酸痛身遂風濕損傷腫毒半身不各種無名腫毒各種惡瘡及與小兒驚風疳積疔瘡貼眼或帖癰疽積或貼奇功患者若失以立見療夢遺淋濁以及婦女經不調下諸症以帖臍部功效尤速其他各症另詳仿單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通用

（價目）乾坤兩種每對二元每種單張一元二角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萬昌里

造福齋藥房啓 電話西一千三百九十六號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瘺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瘺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或因傳染若男子患之致終身不能生育不固若女子患之必致月經不調不孕子息雖無危險然終身之患不可不早爲治也本醫士濟世爲懷特以秘傳良方供諸社會名利不爭

功效 此膏起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膚飯後貼此藥可以內消散復原一星期可除二月以內均可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每張大洋三角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康里醫院外埠函購可從郵寄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一百八十號興業社貴興里本埠可以就近購取

戒鴉片諸君勿失機會

▶第五批將盡購者從速◀

左邊一瓶保險十天斷癮非常簡便

市上丸散藥水若非毒質嗎啡燐質毫無根據妄行欺世種種危險殊屬可憐以上圖形前車不遠仍若不醒後悔無及 按鴉片慢性中毒也而市售之丸散藥水不但爲鴉片之代用則殺人之利器若其藥質不離於嗎啡燐質也本行禁烟幾日少一日尤若吸烟的日進一口故戒時既無流弊斷癮不勞補劑原有一般丸散所迥然不同也 此圖縮小戒烟至寶德國發明中外風行不論男女深淺烟癮新申諸報早已證明每付向售十元現特收藥本五元戒烟指南函索立寄本行向廣西路現遷在上海英大馬路西藏路口一百十六號即新世界對面大慶里口

德華西藥行啓 外埠函購款由郵匯裝有木匣原班奉上

新發明草筆 休城胡開文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制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茅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茅山穎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爲適用頗便於各大名書家交口稱善並承諸海內爲文人學士陶池之一助本莊公諸海內爲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臌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病不可視爲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效然內部病根未去日後仍要膨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本主人見病之苦厄決非醫藥所能治療年來苦心始覺得此最靈驗的奇效單方不惜工費本度修救世名曰臌脹靈丹此刀剖之厄若得服此能通九竅行氣利水消積殺蟲如斗大腹脹如鼓病有結果功能通達血脈之不食無效驗如神本社退還原洋者服之無不效驗如有不效本社退還原洋

定價 每盒售洋二元每打十二盒洋二十元半打洋十一元外埠郵寄費加一保險寄奉

發行處 上海美界愛而近路萬威藥房

經售處 上海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此丸內含上選純質藏米雪梨爲治白濁症之唯一靈藥此丸服後其所含之藍米泄經過腎臟後仍爲腎所放故有更效至內是毫無射出尿外由上以下將血水此丸專治白濁功用服後能使尿管利事患者如能早日服用本藥一盒見效半功倍本藥房爲便利病家起見將此藥分裝小瓶每打一瓶以便攜帶易於隨身服用本藥房價廉物美有目共睹本埠各大報均有登載外埠購者可向各小藥房購買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 科發藥房白

萬應消癧丸

瘰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癧已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發行所 上海愛而近路齊聚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

經售處 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紉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承續定希即惠款以便聯續寄遞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招登廣告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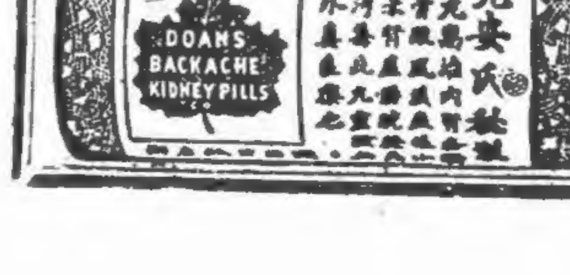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致之病如腰背痛臂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風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寫在胡適之先生們爭自由宣言的後頭　（丹翁）

（宣言原文見八月五日神州日報）

堂堂的民國、偏有各種奪去人民自由的法令、是從那裏來的呢、不都是些不肖的官吏編出來討好的嗎、編出這些法令來爲甚麼、我好有一比、強盜到人家去打刼、怕人家抵抗、怕人家喊救、一定先要將事主捆起來、還要用棉花將他的嘴兒塞着、不肖的官吏、要想濫用國家的錢財、並且要做種種不法的事、知道國民就是事主、一定不肯答應的、不如先捆起他們來、先塞起他們的嘴來、好放心去抄廚點兒、新舊國會幾百個議員、難道比胡適之先生們、少個眼睛不看見、少個耳朵不聽見、因爲能安安穩穩的坐地分贓、所以都裝聾子做啞吧了、胡適之先生們這回出來爭自由、是爲他們個人自由嗎、絕不是的、何以呢、不肖官吏、對於學堂、總算有點顧忌、他的權力、只能派幾個不肖的校長去監視學堂、除了不肖的校長、討不肖官吏的好、去請求巡警進來干涉學堂、官吏終究有點怕外國輿論、不能無緣無故的就請警官警士、監視起學堂來、所以胡先生利用這個機會、也就把他文化運動、大動特動起來、學生沒有不怕讀書的、好了、白話可以做文了、講堂上怪悶的、好了、女學生進來了、自來辦大事的、必須迎合社會的心理、胡先生自然是能辦大事的、胡先生指着黑板上講哲學、可不能算是演說、講堂上排坐着幾百個人、可不能說是集會、講義印出上千的張數、可不能認定是出版、一切學界的雜誌、將胡先生的學說、轉載又轉載、諸如解放女子、覺悟勞工、這些大問題、那一件不暢所欲言、官場又震於胡先生的大名、誰也不敢駁他、甚麼治安警察條例、甚麼出版法、甚麼報紙條例、甚麼管理印刷業的條例、甚麼戒嚴令、那一件能捆住胡先生、那一件能塞住胡先生的嘴、胡先生對於不肖官吏、好像是個外國公使、有特別神聖權的一般、絲毫不能干涉他、還能說胡先生不自由嗎、可見得胡先生爭自由、全是爲我們大家的了、胡先生既肯出來爭、國民大會有個不聽指揮的嗎、託着胡先生的洪福、一定馬到成功的了、成功之後、一切無理的法令、也不過像前清已廢的八股一樣、早已消滅得無影無蹤了、那積極方面四種理由、和人身保護法、自然是全國國民一體歡迎的、我仔細想想、只可憐我在這個當兒、沾的實惠、却是有限、我在報開底下備工、專門弄點諧文和彈詞湊個數兒、勞人問我、說你有用的精神、何不做點正正大大的議論、發表你的政見、我笑而不答、就有朋友背後說我、他是個深心人、他其實滿肚子的經濟學問、他在這個言論不能自由的時候、怪不得他只好懷其實而迷其邦、他好比一隻紅毛大公雞、等到天亮的時候、他自然會高聲叫起、把睡覺的從夢中拔醒了的、這話傳到我耳朵裏、我大不自在、往後言論自由了、我呢、在報界裏、還只能做個丑脚、除了插科打諢、那些生旦的正面戲、一句也唱不出、勉強唱唱也不彀調、不止板、倒不如以前可藏拙了、現在文體改變、字體也改變、懂得注音字母的、編本教科書、編本詞典、會做新體文的文集、會做新體詩的詩集、只要出版、就不愁不再版三版的翻而又翻、我呢、新的是志未逮、只好謅幾句仄仄平平仄的歪詩、朋友笑我、你有七個字佳句、『詩句傳於題扇後』你這種不適用的詩、只好借重你一筆字、寫在扇子上、做將來的骨董罷、你的詩要想出版、至少在二十年前、啊呀呀、說我的詩要到二十年後出版、我的壽數長、還可以慢慢的等着、說要在二十年前出版、簡直沒有這回事的希望了、我還管他出版自由做甚麼呢、說到集會結社、我是最愛看熱鬧的、但是我的辮子剪得最早、朋友就疑我文明程度最高、走到會場、熟人也漸漸多了、萬一拘上台去、叫我演說、我本來拙口笨腮、對於天下大事、一毫不曾預備、一經出醜、免不得咳嗽兩聲、除迎呼諸君諸君以外、道不出一個字、就要『請避賢路』豈不是自己尋着坍台嗎、再者、我平時口沒遮攔、不知不覺的、愛同朋友鬥笑話、朋友自然也拿我取笑、原是自作自受、沒有甚麼不應該、但是何必在稠人廣座之中、做諸君的笑柄呢、即使自由集會結社、我也不敢到場、我的書信、除了寄家用、就是投稿、件件可以公開、雖在戒嚴期內、被人檢查、好在郵政辦得好、寄回來匯票、從來未曾失落、寄到報館的稿子、一兩日就要登出的、稿子的內容、又都是極沒要緊、如何說得上秘密的資格、有人向我尋開心、說潘安仁在三十歲外、頭上便生了好些白髮、文選還他的賦、有明文的、到如今他的名譽、依然壓倒『驢』『鄧』『小』『閑』四個字、你既有潘安的這頭白髮、是不容易的、萬不可自暴自棄、我拿鏡子一照、不覺嘆氣道、世上那有白髮的張生、交給小紅娘的簡、免勞了罷、而且我又漸漸的要成大塊頭了、蘇州人有話、叫做『大塊頭、嚇清頭』那裏還有女人偏說我有清頭呢、所以這種艷情的秘密書信、也是絕對沒有的、還怕甚麼人破我的秘密、我的身體、本來吃不得苦頭的、老妻嫌我窮、說我無用、我只得騙着他道、好在我沒烟癮、原想弄個風流罪過、去到文明特別改良監獄裏、參觀幾天、出來之後、就同前清的革命黨、近來的請願團一樣、自掙一個頂刮刮偉大人物的商標、你落得做個偉大人物的太太、你我下半世、自然吃着不盡了、老妻聽了、果然不絮煩了、從今以後、實行人身保護法、我要騙老妻、又怎樣措詞、倒爲難起來了、由此看起、胡先生爭回來積極方面的自由、與我個人關係很少、惟其關係很少、我還一樣的愛自由、可見我愛自由、同胡先生是一樣的人格、不爲自私自利的了、因爲胡先生爲大家爭自由、我便敬重胡先生、可見我敬重胡先生、不是和他的私交、或震於他的大名了、聽說胡先生因爭自由這回事、不日還要到上海來、到那時、我也要拿着幾寸長的小五色旗兒、在火車站月台上、搖搖擺擺、被解放的女子雖多、我如霜的兩鬢、總可在一排香肩上披露出來、但恐怕神聖的勞工力氣大、把我擠在後面、我雖看得清胡先生昂昂藏藏從火車上下車、受人家歡迎、胡先生的眼睛、可瞧不見我呢、咳、可憐、

拉雜談　（娛麟）

□王克敏繼蘇省長之說、喧傳頗盛、雖未必竟成事實、然不妨姑妄聽之、王之爲人、素豪侈、即嘗以朱提三萬、納黃陂三傑中小阿鳳、以充下陳者、清季、北方稱麻雀大傑者四、其一載振、其二溥倫、其三李國杰、其四即克敏也、民國以來、復有所謂麻雀後四傑、則梁士詒張鳴岐蔡乃煌外、克敏又居其一焉、去年春、以充議和代表至滬、賭與益豪、一夕、負金至十數萬、爲某劇場經理所得、即以其貲、聘梅蘭芳南下、一飽滬人眼福、實拜克敏之賜也、今其長蘇之說、如果實現、則其惠於我蘇人者、度且有不止於此者矣、

□頃見北方某報、揭載安福黨員姓名錄、及全部各項章程、其幹事部中、分文牘交際會計庶務游藝五課、今在北京倡設庚社、爲南北各黨系人物所歸之劉恩格氏、則赫然文牘課之主任幹事也、交際、則曾毓雋主之、會計、則王郅隆主之、亦皆部中人物之犖犖大者、而今其爲狀、又何如矣、每課各分數股、如游藝課中、則爲雄辯講演股、筝射球蹴股、琴棋詩鐘股、金石書畫股、圖書園藝股、其數凡五、以如是卑鄙齷齪之黨會、而竟得此種種之雅人深致、以爲之點綴、斯乃大奇、今閩省長呼聲甚高之張元奇、則琴棋詩鐘股幹事之一也、他如康南海高弟號稱爲孔教會長之陳煥章、乃至滿清宗室毓朗溥緒等、亦皆列名黨籍、眞可謂無奇不有矣、

□昨與三數友人會飲、互談故事之堪發噱者、以爲笑樂、甲友舉某鐵工事、曰、某鐵工以業致富、因建一宅、頗閎麗、中有小齋一、乞某名士爲題齋額、則書西齋二字與之、鐵工欣然持去、或問某名士、西字之義何取、曰、象形耳、蓋取西字側立以觀、宛然一鐵肆之風俗也、舉座皆爲粲然、乙友曰、試就西齋兩字屬對、如何、余曰、是不難、衆問何對、余亟曰、庚社、

□或問張敬堯兄弟四人、皆肆虐於民、而張四敬湯、獨得最後之慘報、何也、曰、是固有說、蓋凡張其氏者、敬堯舜禹皆可也、而獨不可以敬湯、何也、以張氏而敬湯、則其所敬之湯、非商成湯之湯、乃漢張湯之湯也、張湯以一酷吏、已足以取死而有餘、矧又濟之以武力、使得大逞其殺僇於天下、吾民其猶有噍類乎、今張敬湯之惡、匪獨甚於諸昆、即令彼漢家老祖復生、亦必束手退避之不暇、以此致死、所謂天理當而人心安也、何疑焉、

夏窗清話　（秋涵）

瓜

西瓜好。一剖鎮心涼。兒輩耽耽齊注目。碧清瓜子大紅瓤。莫被外人嘗。

藕

新藕好。無那腹中空。出自淤泥無晚節。可憐心地太玲瓏。小扇怨西風。

菱

紅菱好。中曲兩頭尖。拋却繡鞋無用處。美人束縛不曾嚴。天足更增妍。

冰

屑冰好。徹骨會生寒。記得趨炎工側媚。而今勢去倒冰山。風味亞荷蘭。

豆棚閒技　（逝）

涿州古稱涿鹿、黃帝戰蚩尤、即其地也、鐵路未通以前、爲九省入都孔道、城門嘗有聯云、日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繁難第一州、民國始改縣治、且自火車通行、僅爲京漢路線上一小站、故知者已鮮、直皖之事、適當火線、一時中外爭傳、莫不知有涿州矣、按民國改治、宣化方面、新設一涿鹿縣、舊治何地、已不記憶、不知其命名時、亦有所考據否、

民國行政、取三級制、省道縣是也、自軍閥專權、督軍干涉政治、省長仰督軍鼻息、常若不能平等、已不異四級制、今東三省蘇皖贛直豫魯、皆設巡閱使、以臨督軍、更不異五級制、循此以往、或至十級八級、亦未可知、但土地有限、功首無量、大好河山、不將有不敷分裂之虞乎、

坐汽車者、大都意氣洋洋、不可一世、風馳電掣、即傷人命、亦只數十番、便足了事耳、惟目下出入北京交民巷、輒爲軍警搜查、視彼乘黃包車者、反覺失其自由、亦自有汽車以來、未有之厄運也、

某糖菓公司主人翁、人而馬姓、非異馬也、有人贈以一額、文曰、（惟肖是瞻）是直以馬視之矣、

石皮謂上海汽車、常入人家、宜戒居民、小心在意、日昨江甯公所對面、電車出軌、駛入某肆、時在日午、幸未傷人、是居家於上海者、不僅防汽車之無端闖入、且須防電車之不速而來也、

小說　愛克司光錄　（一）（四）（九）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一章　愛金錢忍心賣妹　毀盟約蓄志休妻

這句話不曾說得出口、又見紫薇在一個水晶碟子裏、拈了兩枚荔支、海蟾猜是一定奉給自己的了、忙彎了腰撅着屁股、呵呵的恧詩謙遜着說不敢當…不敢當、幸喜這三個字、剛在喉嚨裏就擱住、雖那嘴唇還有一二寸遠、誰知那荔支只在自家面前經過、不曾停留、眼看看送向佩紅去了、海蟾當時還在那裏自己解說、停會子包管他總該同我周旋周旋、且耐着心稍等一等罷、說也可惱、紫薇送過佩紅的荔支、他偏生老實、只顧破那瓜子、向他櫻唇裏嚼吃、絮絮搭搭、又不知他同佩紅說些甚麼、剪直像不曾瞧見海蟾似的、直氣得海蟾兩只腮頰兒、鼓得像癩蝦蟆一樣、依他性子、便恨不擲起身來、慣下他們就走、又因爲聽着那紫薇的臉蛋剪直吹彈得破、又憐又愛、於是納着一把無名心火、轉歪着頭也着眼、在旁邊賞鑒那一種幽香麗色、一直等候到紫薇談興已盡、倏的扭轉身軀、向海蟾告別、在這個當兒、又流轉秋波、微微向自家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少不得又將海蟾魂魄勾攝去了、（女人操縱男子、固知別具手段、惜當局者不悟也、）紫薇走後、海蟾一人死勁的將佩紅貶了一眼、又不好說出甚麼、佩紅也猜到他的用意、再也不敢向他兜搭、恐防惱了這位拜盟的老大、速忙跑回校裏去了、海蟾沒精打采、剛走入自家公館、却好那個邵璧虎、也就追蹤而至、他的目的、準備前來領賞、他雖然不曾親到公園、至於紫薇的舉動、早已暗地裏派人打聽明確、所以立刻便跑來會晤海蟾、他這得意、已達到一百二十分、走的步法、也與平時不同、一跨便跨上台階、不管好歹、朝着海蟾便打恭作揖、口稱恭喜、底下的話、便是索那允許的謝儀、不防海蟾將個頭仰得高高的、臉色鐵青、一點笑容也沒有、邵二璧虎登時嚇了一跳、忙陪笑問道、令妹難道不曾到公園嗎、大哥爲何這般快快不樂、海蟾正色道、誰告訴你他不曾到公園的、邵璧虎哈哈笑道、可又來了、彼此既在公園裏、少不得有許多體已話兒談個盡興、海蟾冷冷笑道、體已的話嗎、令妹却不曾同我談、都向別人談完了、邵璧虎益發詫異、又說道、少爺又來同我取笑、（不稱大哥、轉稱少爺、邵先生可謂見機、）令妹心兒眼裏、除得少爺、他再也沒有第二人、少爺這話、豈非冤枉煞令妹嗎、

大茶壺的小史　（謔子）

一個二十多歲的人、一點正經事也沒有、整天價在天津窰子裏頭鬼混、天津人叫他做大茶壺、也不曉得什麼意思、大約總是這個人出身和操業、都很卑鄙、所以有這個輕薄的評稱、李媽是一家窰子裏的一個掌班、手頭很有些資財、年紀有四五十歲了、他和那大茶壺很密切的、

有一天李媽的班子裏、來了三個闊人、其中兩個、都是軍界數一數二的人物、據李媽說、一個姓段、一個姓倪、還有一個不曉得是誰、總也是刮刮叫的闊人、三個人進了一個姑娘房間裏、忽然便要打牌、却只有三個人、三缺一怎樣成局呢、便問李媽說、還有什麼人來湊湊局面、你去找一個來、李媽說、叫我們那裏去找呢、姓倪的便有些着惱說、我們的牌打不成了麼、李媽說、諸位別忙、我這裏可以去找一個人來湊局、不過這人、身分太低、實在不能和諸位貴客在一塊兒打牌、姓倪的和姓段的、都說、這有什麼要緊、快快去叫他來、李媽便去尋大茶壺、說明這事、大茶壺嚇得茶壺蓋都掀了起來、說道、我一個窮光蛋、怎麼可以和他們去打幾千幾萬塊錢的麻雀呢、李媽說、『不要緊』你只管去能、我這裏還有幾千塊洋錢、你先拿去試試、好在這兩位都是老客人、總好商量的、大茶壺還有些不敢、禁不住李媽極力慫恿、不一忽兒工夫、中風、白板、發財、這個窮小子大茶壺、居然和政治上占重要人物、坐在一塊兒、鬥起麻雀來了、

也是活該這個大茶壺交好運、和爲貴、小大由之、一直便常常有得和牌、打了八圈之後、大茶壺竟足足贏了好幾萬、姓倪的那位闊老輸得最多、有些毛了、便改推牌九、大茶壺押的地方、總是天杠地杠、推完之後、大茶壺又贏了好幾萬、前後共有十幾萬、其中也有欠帳、大茶壺得意極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忽然把所贏的洋錢鈔票、一古腦兒拿出來、仍舊送還姓倪的、說道、閣者玩的何必這樣當眞呢、姓倪的一愣、說道、那裏有這樣事、一定不要、大茶壺也一定不收、李媽也從旁插嘴道、下回再打再算、倪大人先拿着罷、姓倪的只好收起來、心裏却思忖道、這個人眞是難得、便請教他的姓名籍貫、一一記着、不到幾天、姓倪的便把大茶壺重用起來、一切銀錢帳目都交他管、大茶壺從此就抖起來、他對於李媽感激、是不消說的了、

這位姓段的、便是前任衛戍司令部、定國軍西路總司令、現在日本軍營的新寓公段芝貴、姓倪的不用說便是安徽督軍倪嗣冲、那個大茶壺、便是從前北洋派的大賬房姓王的、現在北京通緝的罪魁照片裏、有一個滿面烟容、手持鵝毛扇、身穿紗馬褂的、也是他、

比方的話　（馬二先生）

『巡閱使』爲『大號的督軍』、譬諸香烟之有『大三礮台』『大前門』也、香烟之加大者、其味愈濃、其力愈猛、督軍加大之『巡閱使』、亦正復如是、

武人所主張之裁兵、譬諸先施永安兩公司之大減價、其名則減、其實則不過藉此以培養與擴充自己的利益、

『國民大會』譬之變戲法、大家都明明知道絕不會有眞的變出來、然而在變戲法的說來、却總要極力使人看不出破綻來、方能自詡爲能手、

直皖滇桂之勾結排擠、譬諸賭徒抬轎子、始焉甲乙與丙丁對抬、繼而甲與丙、乙與丁、又暗約倒脫靴、紛紜反覆、皆非眞賭也、

各省武人之禁止報界直言評論、譬諸俞振庭之演戲、不許看客喝倒彩、總帶幾分強制的意味、

徐東海與岑西林、一北一南、譬諸象棋中之『帥』與『將』、雖龐然自大、爲一方之領袖、然其實力却終不能出了那個方框之外、

介紹筱翠花　（小隱）

近世花旦、以田桐秋路玉珊楊笑亭爲巨擘、三子之後、只王蕙芳、尙有可取、餘如姚佩秋朱蝶仙、皆似無長足錄、民國以來、都下科班盛興、花旦人才蔚起、正樂社有白牡丹芙蓉草、富連成有小翠花、皆爲童伶中之優秀分子、白牡丹芙蓉草、其初皆唱梆子、芙蓉學崔靈芝、能得神似、其技藝出牡丹之上、二人先後南來、皆棄梆子而習皮黃、芙蓉學與日進、前途未可限量、而牡丹在滬稍久、已爲海派伶人所軟化、如寶蟾送酒趙五娘等、皆爲牡丹最近學得之技能、亦可知其趣向矣、今丹桂第一台、聘來小翠花、不可不有一言爲之介紹於海上顧曲家、

小翠花、京人、爲富連成坐科弟子、十二三歲時、即享盛名於都下、其爲貼也、於閨門刀馬頑笑、三者兼皆擅長、鴛鴦塚拾玉鐲、有似田桐秋、破洪州樊江關、不讓路玉珊、雙鈴記、頗似楊笑亭、合三家之長、遺貌取神、冶爲一爐、其風光旖旎、情致纏綿、田桐秋後一人而已、尤以蹺工最爲擅絕、今梨園中無能及之者、桐秋已老玉珊死、小朵方爲田舍翁、在現時二黃花旦中、若翠花者、蓋屬僅見也、

□京塵菊影　（白蘋）

京畿兵燹之餘、絕無歌舞承平氣象、梨園菊部、衰歇荒涼、罕可紀述、時屆七夕、歌樓例有鵲橋相會之雅奏、此劇以梅畹華所演爲最富精采、每開幕、輒有空巷觀潮之盛、今新明院駐兵甫撤、梅郎亦無此興致、頻年營唱之天河配、今年乃成絕響、此亦顧曲者所引爲深憾者也、

張勳帥挾重兵入都、聲勢赫然、及其將行、政界要人爲演劇於奉天會館、即張帥行轅所駐也、梅郎是夜與姚玉芙演虹霓關、周子廣諸君、宴美國議員團於那園、約梅演天女散花、又馮公度爲其太夫人祝壽、梅演宇宙鋒、均極博佳譽、爲座客所擊節云、

中央公園之董事會、開伶界書畫慈善會兩日、梅蘭芳王瑤卿時慧寶王鳳卿姚玉芙程艷秋王琴儂姜妙香尙小雲朱素雲諸伶之佳作、琳瑯滿目、頗有可觀、梅郎之畫、多有樊山題公爲之題識、梅所畫竹與瑤卿所畫梅、皆售九十元、尙有扇面數十把、皆標以張太太定購字樣、頗爲觀者所注目、聞該會收入、不在少數、於京畿災黎、必可施以多少之補救也、

南技雜談　（鄉下人）

說書之道、等於吟詩、詩最忌俗、說書亦然、夫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也、說書雖小道、而江南婦人女子喜聽之、吳中老媼、鮮不知方卿見姑娘、年幼者、無不道刁劉氏文張氏之淫毒、此蓋珍珠塔倭袍雙珠鳳之魔力、等於詩之草上風偃、吳中唱珍珠塔者、有魏鈺卿、楊月槎、楊星槎、姚如卿、朱耀莊、鍾笑儂、唱倭袍、有王綬卿、王綬章、陳吟梅、陳士林、唱雙珠鳳、有朱耀庭、朱耀笙、朱秋泉、余嗜好與他人異、聽珠塔倭袍、最喜王綬卿、王之珠塔脚本、係得之舅氏馬亦飛處、嗓子雖失潤、而唱篇時之韻味、字字咬出聲來、大凡說書者、出身寒素、大都目不識丁、珠塔之篇子、尤多字字有來歷、非表襯明白不願、魏鈺卿自負文雅、魏係出身胥吏、雖較其他說書、稍勝一籌、然而一知半解、充其量、不過一半截通人而已、且唱時、拚命將音拉長、猶誇於人曰、余所唱者、眞正馬調也、姑弗論其調門之眞誤、即以馬調論、亦如畫家之偏鋒、兵家之特騎軍、不足爲法、唱馬調者、比多乾溼沙啞之嗓音、從未聞有好嗓唱馬調者、蓋馬如飛晚年、自知嗓音不足、故特創此一種怪異聲浪、美其名曰馬調、亦由汪笑儂所創之格、試問即使造就得到、有何滋味、故魏之珍珠塔、他人所取、余獨非之、雖間有小節可取、然瑜不掩瑕、楊星槎之珠塔、調門頗東鄉調、楊月槎好學、至今猶求通人指摘書中之非、無如病在骨髓、一時不易得痊、余亦不取、姚如卿更覺自鄶以下、鍾笑儂爲魏鈺卿之徒、一時傳爲後起之英、其實如劉天紅之唱戲、貌美未學、朱耀莊死背脚本、之數人與王綬卿相較、瞠乎遠矣、（本篇未完待續）

（更正）日前『白話文做法書後』篇中、（某老伯到底是學堂出身、名詞到還未講錯、）名詞二字、誤排、當作（潛字到還未講錯、）合即更正、